

杂笔

当下的汉语里，不拘书面和口头，“读书”与“看书”已然是不加区分，可以替换使用。但是在早先，“读书”与“看书”是不一样的：有的书宜“读”，而有的书则宜“看”。

所谓“读”书，出声诵读之谓也，文言一点的说法叫“吟哦”。鲁迅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里写寿镜吾老先生的吟哦很传神，读到妙处，老先生“总是微笑起来，而且将头仰起，摇着，向后面拗过去，拗过去”。这段描写曾被有的教参解为“迂腐和冬烘”，我觉得这有点过度阐释了。鲁迅对自己的这个启蒙老师一直是非常尊敬与怀念的，且鲁夫子本人年轻时也未尝不爱吟哦。据《集外集·序》，青年鲁迅独喜吟诵激昂慷慨、顿挫抑扬的文章，“被发大叫，抱书独行，无泪可挥，大风灭烛”这样的警句，是鲁迅青春记忆的一部分。

所谓“看”书，即不出声的默读是也，浏览是也，甚至一目十行、不求甚解的随便翻翻是也。不妨还以

鲁迅来说事。鲁迅藏书超过 14000 册。这些书中的多数，只能说鲁迅多“看”过。鲁迅正经介绍过的读书经验恰是“随便翻翻”，若非终身保持随便翻翻的习惯，鲁迅未必会那么博洽周致，淹贯古今。

曾国藩在给其长子曾纪泽的一封信家中曾明确区分“看书”和“读书”。曾氏举《四书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昭明文选》、李、杜、韩、苏之诗，韩、欧、曾、王之文，为宜“读”之书，“非高生诵读不能得其雄伟之概，非密咏恬吟不能探其深远之韵”；另举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近思录》之类为宜“看”之书。曾氏连用两组譬喻，以明“看书”与“读书”之别，先喻之以“富家居积”，“看书则在外贸易，获利三倍者也；读书则在家慎守，不轻花费者也”；又喻之以“兵家战争”，“看书则攻城略地，开拓土宇者也；读书则深沟高垒，得地能守者也”。曾文正于“读书”之“用”连用两个“守”字，一则曰“在家慎守”，再则曰“得地能

守”，意思显然是，对于汉文化、文学经典中的经典，非心摹口追，吟而成诵，则无以习得一生立身、处世、为文、向学的基本功夫，或者说“看家”（守）本领。

然人的精力毕竟有限，而书籍则浩若烟海。本本皆“读”，人会活活累死。宜“读”之书可谓百里挑一，甚至千里挑一，大多数的书只属可“看”之书。除了《汉书》、《近思录》外，像曾氏经常对子弟提起的王夫之《读通鉴论》、顾炎武《日知录》等无疑皆是曾氏意中宜“看”之书。对于这些书，非旁搜博览地“看”去，则无以广见闻而增智力，曾氏所言“获利三倍”，“攻城略地”正此之谓也。

上引曾氏家书作于咸丰八年七月二十一江西行军旅次。一个月后的八月二十，曾氏于弋阳军中给曾纪泽的又一封家书中，言及作诗、作文之法，再次强调了“诵读”的重要：“须熟读古人佳篇，先之以高声朗读，以壮其气，继之以密咏恬悟，以

玩其味。二者并进，使古人之声拂拂然若与我喉舌相习，则下笔必有句调凑赴腕下”。曾氏的这番话或可解释一个现象：即使写作水平再次之人，亦有过写作进步飞快的时候。我指的是从小学二年级升入三年级的时候。通常的，二年级还不会作文，到了三年级，开始写作文，写得怎么样那是另外一回事，不管怎么说，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。何以能如此？无非是因为小学一二年级的每一篇课文，你皆能吟而成诵，“自有句调凑赴腕下”而已。

以年龄阶段论，童年、少年时代，要为一辈子练就“童子功”，于书当然是以“读”为主；年龄渐长，逐步过渡到以“看”为主，甚至只“看”不“读”。而我则年近五十，犹有吟诵之好。这当然只是我个人习习，不足为训。唐诗宋词，这些宜“读”之书不必说了；小说总该属可“看”之书吧，然我每遇到好的小说语言就有把它背下来的冲动。

体悟·最初一念

□丁辉

王小波曾言“好的小说不仅可以用来**看**，而且可以用来**读**”，看来小波或与我**有同好**也说不定。王小波经常举的例子是王道乾译杜拉斯《情人》的开篇；我常举的例子则是何士光的《日子》的开头。俗语云是骡子是马，拉出来溜溜；文字好不好，也只需出来听听。不信，你听：“祖母老了，夜半我醒过来，透过屋里浊重的夜色，就看见她衰老的面影。小巷和院落已经说不出的嘈杂，但窗棂上还是映着细碎的星光。城市的夜声传过来，也玄秘到令人莫测……但星光还是闪烁，夜色也渐消停，渐渐地就有鸡声叫起来了，在这稠繁的街巷里，啼叫得也殷勤……”

我知道再下去就有骗稿费之嫌了。非比现在百人一调，千人一腔的“普通话写作”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小说语言真是好啊，何士光只是其中之一而已。当然，八十年代值得怀念的东西很多，小说语言也只是其中之一而已。

物语

□梁凌

指尖乱落桃花瓣

楼上的老太在花坛里种指甲花，她管指甲花叫小桃红：“你看，才摘了一次，又开几朵，这小桃红真可人。”她笑盈盈地，用染了红的食指点着那片指甲花。指甲花，胭脂色，一朵飞到了她的食指上。

老太可能不知道，染指甲，是不染食指的。小时候听大人们说，染了食指，便会“鸡啄狗咬”，不知是什么道理。记得有次我贪心染了食指，看见鸡和狗，都远远躲着。

染指甲都在夜里。黄昏采了指甲花，和明矾一起捣成泥。捣花泥的空当，去壕沟里采麻叶。那时候为了沤麻搓麻绳，村边的壕沟里种满了叫“麻”的植物。麻叶韧性强，不易折破，长到巴掌大时，正好包指甲。

吃过晚饭，月亮上来了，风渐渐转凉。草席被铺上屋顶，洒几滴水露水。坐在香喷喷的草席上，就着奶白月光，开始包指甲。花泥有一种特殊的香味，是麻嗖嗖的冷香。母亲捏一点花泥，放在我的指甲上，再用麻叶裹了，棉线缠了，不一会儿，八个指甲，全戴上了麻叶小帽。嫌手指太少，索性连脚指甲也染上。指甲全染完，如果花泥还有，就全部捂在脚掌心，凉意瞬间沿着脚心窜向全身。用指甲花包脚心，也是夏季降温的好办法，谁家孩子有内热了，大人们会说，用指甲草包包脚心！

包完指甲，看看手和脚，想象天明时就有红艳艳的指甲，高兴得半天合不拢嘴。月亮渐渐爬上中天，母亲摇着芭蕉扇说，该睡了。未了不忘叮咛一句，小心点，别蹭掉了。嘴里嗯嗯着，伸展四肢，摆一个大字，所有指头都小心翼翼地伸着。然睡到半夜，迷迷糊糊中，指甲痒得慌，不知不觉就把某个麻叶蹭掉了，蹭歪了。第二天一睁眼，兴冲冲地看指甲，红得深浅不一，且有的红了指甲，有的红了指肚。再翻看脚心，两片桃红，像到桃花源里踩了一遭。古人有诗“染上春纤，一夜深红透。”说的就是这件事。

有钱难买水中色。舀一瓢井水，把手放在水里泡着，八片桃红，摇曳曳曳，好看极了。指肚上的红色，过两天会褪掉，指甲上不易褪。等到指上的白月牙长出半个，指甲花也开了好几遍，提醒又该包红指甲了。

指甲花开得一茬又一茬，人们的指甲红了又红。除了男人，差不多所有女人，老的，少的，都喜欢染指甲。早上起来，十指一伸，大家比比指甲，手上脸上全是喜气。在这种浅欢喜里，夏天其实并不怎么难挨。摇摇芭蕉扇，吃吃瓜，听个故事，染染指甲，一个季节就不知不觉过去了。

染红的指甲，让诗人浮想联翩，元代有诗：“弹争乱落桃花瓣”，形容染红指甲的女子弹筝时，手指翩跹，似瓣瓣桃花落。还有“夜捣捣官金凤蕊，十尖尽换红鸦嘴”，染了小桃红的指甲，尖尖长长，像红红的鸦嘴。

我母亲八十多岁了，还喜欢用指甲花染指甲。上次回家，她伸出手，上面红艳艳八朵桃花。我看着我，母亲也笑。母亲笑时，怎么看都像个天真的孩子。是指甲花让她变年轻了。又想起楼上爱染指甲的老太太，心想，人说老顽童老顽童，不是人老了，真会变出一颗孩子心？如果真是这样倒也是好事，至少日子会有趣得多。



画话

世间这般无趣，
孩子浑然不知。
就像风中花朵，
活得如梦如诗。

老树 文 / 图

心情

1 有一年，大雪，到山上去追野兔子。

四野尽白。深可没膝的雪，覆了远山近水。四下里，好多野兔的足印，仿佛它们的挣扎和喘息还在，我们说，赶紧追！

追了半天，又冷又累又饿。我们四处找柴火。树上的枯枝，沟洞里的树叶，崖缝间的鸟窝，田鼠洞里的豆荚，统统搜罗来了，扒开一片白雪，然后，点起了火。雪，以及寒冷，纷纷从火堆四周撤退。而我们，在温暖里，一边烤着火，一边烤着干粮，一边大声说笑，一边高声放歌。空旷的四野里，鸟都不敢飞过来，哪还有野兔子的踪影。

那一次，我们一个兔子没逮着。心底里，却捡拾回来无穷的快乐。

2 我有一个朋友，是位画家。有一天，他邀我到郊外，干什么？看蚂蚁。他在一只肥硕的蚂蚁屁股上，轻点一丝红。整个一上

午，我们盯着这只红屁股的家伙，一会儿拖回一只空壳的麦芒，一会儿巴巴掌大的地方逡巡一阵子，一会儿对着一根高挑的草提神疑鬼，一会儿优雅地为另一只蚂蚁让路，一会儿又急匆匆地去打上一架。

我们两个人，仿佛是被它牵着，一会儿驻足在这一处，一会儿又踉跄在另一处，一会儿手舞足蹈，一会儿又凝神屏息。我们看它，它一定也好奇地打量着我们两个傻傻的家伙。

被打懵终究是那闷的。那天，它突然钻进窝里，半天没出来。我们的心，在等待中，竟好像也被困在了幽深的地底，半天，没上来。

赏玩一只蚂蚁，与被一只蚂蚁捉弄，都是一种欢喜。

3 草坪上，几个小孩在玩水。开始的时候，他们还挽着裤管。后来，裤脚湿了，裤子湿了，上衣湿了。再后来，鼻翼上是水，耳垂上是

好不好？

正气得呼哧呼哧着，小毛的手机响了。这种让她参加人寿保险、向她推销艺术品收藏的电话，小毛一般会以粗暴挂断，还要在挂断前怼几句解解气，可这回小毛决定以后还是对这些广告友好一点吧，都不容易哈，至少说个“知道了，我不需要，谢谢”——可是，干嘛要对骚扰自己的人说谢谢？

更多的人是揣着明白装糊涂，小毛已经经历过无数次这样的对话：“你好，给你们公司通知

与一朵云对酌

1 午，我们盯着这只红屁股的家伙，一会儿拖回一只空壳的麦芒，一会儿巴巴掌大的地方逡巡一阵子，一会儿对着一根高挑的草提神疑鬼，一会儿优雅地为另一只蚂蚁让路，一会儿又急匆匆地去打上一架。

我们两个人，仿佛是被它牵着，一会儿驻足在这一处，一会儿又踉跄在另一处，一会儿手舞足蹈，一会儿又凝神屏息。我们看它，它一定也好奇地打量着我们两个傻傻的家伙。

被打懵终究是那闷的。那天，它突然钻进窝里，半天没出来。我们的心，在等待中，竟好像也被困在了幽深的地底，半天，没上来。

赏玩一只蚂蚁，与被一只蚂蚁捉弄，都是一种欢喜。

4 大冬天，街上冷得难见一个人。到水果摊前买水果。不见摊主。只见旁边一个女人，上身穿的是红的羽绒服，下身是过膝的皮裙，高筒的靴子，背对着我，一边哼唱着，一边着旋律，正翩翩独舞呢。

这么冷的天，真好兴致。大姐，这儿的摊主呢？我问。她一转身。我便有些羞赧。看起来，人家好像比我都岁数小。然而，

更令我吃惊的是，她朝我走过来，说，你买水果啊，我就是。

啊，你是摊主……我没有掩饰住自己的惊讶。喂，我就是。然后，她熟练地为我称水果。这时候，我注意到她水果车上的标牌。天哪，她竟出生在 1961 年。

一个人的年轻，其实，内应该是心境里不灭的诗意，以及，内在生命不尽的激情吧。

5 与人对酌，喝着喝着，人走了。开始还茶烟缭绕。后来，烟灭了，水凉了，气散没了，心绪乱了。

此时，一朵白白的云飘过来，投在不知哪里的玻璃幕墙上，又反射落到杯子里。一刹那，杯里也有了大乾坤，一朵云，在杯中荡曳。

赶紧再续一杯开水，云在水里，水在云里，云水升腾在茶烟里。轻啜一口，然后，小心翼翼放下，喜对一朵云，相看两不厌。

酌，与一朵云相对，多美多好的意境啊。

可她之所以不挂电话，就那么bla 下去，也并非有意调侃，她心里还是有一点恐慌，毕竟自己还要在人家伙手下干，又不想好干干，那就调低智商，节省能量，就像冬眠的动物，对外界刺激的反应是麻木不仁，一头闷到冬天过去……

有几家商户电话打不通，小毛上门走访通知年报，她远远地看见，店铺的老板原本正在笑，忽一眼看见穿制服的来了，就转过身去，找了个茬掐了自己家娃一下，掐得那孩子哇哇大哭，看到这家人大人横眉冷对，

体悟·最初一念

□章铜胜

明朝人李贽提倡童心说。他对童心一词有过非常精彩的解释，即“最初一念之本心！”我非常喜欢这样的说法，最初一念，直达人之心之本。如果每个人都能尊重我们的最初一念，多好啊！

最初一念，是我们对于人和事，最直接、最简单的判断，也是最真实的判断。它还没有将我们所谓的**社会经验**和个人利益作为参照，还没有去权衡利弊，去考量得失，它本真、纯粹，是只关乎善恶美丑的判断，它是最初，也是最接近**童真**的判断。李贽用“最初一念之本心”来解释童心，是再恰当不过的了。

最初一念，始于本真。初生的婴孩，是童真的，他的所有表现都是最初一念。他们将喜怒哀形之于哭哭啼啼闹，直截了当。没听说过有**耍孩**是遇事而三思的。饿了，不舒服了，他会先想一想忍一忍再哭吗？他会顾及到自己哇哇的哭闹是否会招来家人的厌烦吗？当然不会。

最初一念，是可贵的，也是会渐渐失去的。孩子稍大一点，我们评价孩子，多用可爱或是不可爱这样的字眼。我们说孩子可爱与否，是因为这个孩子在多大程度里保持了原有的童心，在多大限度里有着最初一念的天真。不可爱的孩子，大多是成熟的，他已经懂得大人世界里的规则，他会察言观色，他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投你所好——他越来越懂事了，也就越来越不可爱了。

成年人，仍保有着最初一念，是可爱且有趣的。我总是无端地觉得，失了天真的人，是无趣的人。无趣的人，是面目可憎的，至少是不和善的，不可以与之交的。

舌尖·凉拌粉

□青丝

幼时夏天，天热吃不下饭，家人就从米缸舀几杯米，盛在竹筛子里，让我捧到国营米粉厂换粉。四邻的小伙伴有时也会跟去看热闹，换粉的队伍经常宏大而隆重。从小窗口把米递进去，工作人员称一下米的分量，拌了开，分盛到各人碗里，浇上卤汁，再添入焯熟的绿豆芽和韭菜作为菜码。拌匀了芽吃，即使身处酷暑之中，也不难吃出碗底的杨柳轻风及无尽春色。

北方食面，南方吃粉，与不同的地理景观及生活方式都有密切的联系。南方多水田，栽植的水稻生长期长，黏性低，谷粒饱满，磨浆后蒸制成米粉，质感Q弹，柔韧性十足，是深受大众喜爱的日常主食。闻名遐迩的广西桂林米粉、广东的沙河粉、云南的米线，都是由稻米文化衍生出的多元性地方食物。凉拌粉属于因地制宜的弹性处置，亦为巧妙顺应自然的饮食之道，经由不同的人手，又被揉入了不同的地方元素，每一款的变化，都能为食客带来不一样的味觉体验。

就拿广西来说，满街的米粉店到了夏天，都会隆重推出凉拌粉，每天除了周边的街坊，也有附近的工薪一族前来帮衬。那些主持一家饭食的主妇，遇到临时事忙，不想在厨房里费时费力地烟熏火燎一通，或有友人邀约打牌，催促得急，凉拌粉也是可以**在**短时间内完成的简单之作。

小孩哭哭啼啼，满满的负能量扑面而来，小毛不好意思再硬着头皮进去给人家说工作讲政策，只好绕道而行。

另一家店没娃可打，索性装聋作哑。女老板暗示她手下的一个傻白甜的营业员来应付：“老板不在”“那麻烦你给老板转达一下……”“你别给我说，我听不懂！”“那你给我说一下你们老板的电话号码，我来打”“你打不通的，老板在美国”……其实小毛曾在这个店消费过，她知道在镜子前装作试衣服的就是老板，小毛干脆找了个墩子坐下，等着她

袁宏道在《瓶史·好事》里有句话，颇值得玩味。他说：“余观世上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之人，皆无癖之人耳。”无癖，大概就是失了天真的无趣吧。

无独有偶，张岱在《陶庵梦忆》里也说过类似的话，只是张岱说得更加惊世骇俗，一针见血。他说：“人无癖不可与交，以其无深情也；人无疵不可与交，以其无真气也。”无癖无疵的人已经近于完人了，这样的人仍不可与之交，大概是病在其人的**无情**失真吧。

而在这一点上，王蒙说得很清楚，也很决绝。他说：宁愿做一个恶人，也不愿意做一个无趣的男人。可见王蒙对最初一念的执著和对无趣失真的痛恨了。

我喜欢丰子恺的画，一直觉得丰子恺是个有趣且天真的人，在他的画里，我看到了这种源于最初一念的有趣和天真。他的《护生画集》，是执念，执的是最初一念。画中最简单的一事一物、一人一景都是可爱的，引人深思的。在他的画里，有仁，有爱，有情，有义，有善，有理，有我们所有希望看到的美好的东西。

每次读丰子恺的画集，我都选择在自己内心最烦乱，或是最开心的时候，唯有此时，在他的画集里，我才能读到如一缕春风般源于最初一念的那种静气，在这样的静气里身心得到安宁。最初一念，是让人感知安静而又有趣的。

杨绛在《我们仨》里说过：“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，也不用倾轧排挤，可以保其天真，成其自然，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。”

潜心一志，大概就是静守自己的最初一念吧！唯有静守最初一念，我们才能做最快乐的自己。

世相

□肖遥

怎样才能和陌生人好好说话

小毛发现，同为公务人员，机关工作主要是和熟人来往交道，而基层的工作的琐碎之处就在于：你不得不每天都和陌生人打交道。

比如电话通知企业年报，小毛打了对方电话就被气了个倒仰，对方接电话的时候还正常着，说了“你好”，第二句就不对了：“年报跟我有啥关系？”“啪！”挂了电话，就像是接到了骗子来电，小毛缓了半天神，百思不解，自己混了大半辈子啥时候混成了打骚扰电话的？明明是政府机关自作多情上门服务的

好不好？

正气得呼哧呼哧着，小毛的手机响了。这种让她参加人寿保险、向她推销艺术品收藏的电话，小毛一般会以粗暴挂断，还要在挂断前怼几句解解气，可这回小毛决定以后还是对这些广告友好一点吧，都不容易哈，至少说个“知道了，我不需要，谢谢”——可是，干嘛要对骚扰自己的人说谢谢？

更多的人是揣着明白装糊涂，小毛已经经历过无数次这样的对话：“你好，给你们公司通知

一下年报……”“公司不打算干了，税务都锁了几年了”“不年报的话执照也会被列入异常……”“那我问下，不报的话有啥后果？”“会被列入异常，就是被锁”“我们的税务早就被锁了，怎么解锁？”“那你得先完税”“锁了就锁了，反正也没交税，那你还是说一下不报的话会怎样？”“会……”爱报不报吧！你到底是傻是傻还是在装傻？

其实小毛也听出来了，这位会计的大姐不是智商低，她在炒鸡蛋烫毛衣上智商绝不低，她只是不肯替老板动一丝丝脑筋，

可她之所以不挂电话，就那么bla 下去，也并非有意调侃，她心里还是有一点恐慌，毕竟自己还要在人家伙手下干，又不想好干干，那就调低智商，节省能量，就像冬眠的动物，对外界刺激的反应是麻木不仁，一头闷到冬天过去……

有几家商户电话打不通，小毛上门走访通知年报，她远远地看见，店铺的老板原本正在笑，忽一眼看见穿制服的来了，就转过身去，找了个茬掐了自己家娃一下，掐得那孩子哇哇大哭，看到这家人大人横眉冷对，

小孩哭哭啼啼，满满的负能量扑面而来，小毛不好意思再硬着头皮进去给人家说工作讲政策，只好绕道而行。

另一家店没娃可打，索性装聋作哑。女老板暗示她手下的一个傻白甜的营业员来应付：“老板不在”“那麻烦你给老板转达一下……”“你别给我说，我听不懂！”“那你给我说一下你们老板的电话号码，我来打”“你打不通的，老板在美国”……其实小毛曾在这个店消费过，她知道在镜子前装作试衣服的就是老板，小毛干脆找了个墩子坐下，等着她

试完衣服跟她解释工作的事，这位老板见小毛还不走，就站在小毛面前脱得只剩下内衣。小毛当时就惊呆了，事后才反应过来，这是在赶她走。可想而知，倘若自己是个男的，那么脱衣服的含义可能是取悦、贿赂或骚扰，但小毛是女的，这里面对暗含了深深的恶意，对方在用她裸露的胸、肚子，还有肚子上的赘肉在示威，在恶心小毛，类似在用一种不出声的肢体语言在咒骂，咒骂这些闯进她地盘的人。只因为他们不是客户，给她带不来利益。